《左传》研究观念的古今演变

周 兴 陆

(北京大学 中文系, 北京 100871)

摘　要:《左传》在传统经学体系中的地位后世不断受到挑战,宋代以来多将它当文章看,各种古文选本和《左传》选评类著作,从古文、八股文的视角予以阐发,着力文章,兼顾义理,甚至以小说的眼光看待《左传》,肯定其怪诞幻梦叙事,揭示其叙事写人特征,把它纳入文学系统给予阐释。这反映了古今文学观念的转变促使《左传》研究的观念从经史向古文再向文学的位移。基于大文学观念,《左传》对于今天文章写作的启示意义尚待进一步挖掘。

关键词: 左传;经史;文章;小说

中图分类号:K 225.04　　**文献标识码:**A　　**文章编号:**1000-5919(2024)02-0125-09

《左传》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,具有经、史、文的三重特征。但《左传》的经学地位在后世不断地受到挑战,在史学上始终一贯地被标举为典范,其文章学价值在后世愈益凸显,近人又另以一副文学眼光视之。其中的演变轨迹和理论问题须梳理和探究。

一、经史视野中的《左传》

汉代的五经是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,《公羊》《穀梁》和《左传》虽先后立于学官,但它们是解经之传,本身还不是经,并没有改变"五经"的格局。到了唐代,礼分为《仪礼》《周礼》和《礼记》,《春秋》分为《公羊》《穀梁》和《左传》,于是有"九经",后又有"十二经""十一经",最终确立了"十三经",《左传》为其中之一经,确立了在传统经学体系中的地位。《左传》的传经性质,《史记・十二诸侯年表序》和班固《汉书・艺文志》有明确的记载。但由于此书在西汉大部分时间里湮没不彰,直到西汉末年刘歆发现古文本《左传》,而当时《公羊》《穀梁》已立于学官,于是今文经学家坚称"《左氏》不为传《春秋》",导致刘歆与今文学家之间的今古文之争。东汉以降,古文经学渐为盛行,《左传》的地位更有所提高。但《春秋》与《左传》即经与传的关系一直是《左传》学史上争论的一个焦点。另一个焦点是《左传》的作者问题,汉代司马迁、刘歆、许慎等都认为作者是左丘明。至唐代,啖助、赵匡先后否定左丘明为《左传》的作者,清代刘逢禄不仅否定左丘明,更认为《左传》是刘歆伪造,并非解经之作。①

但《左传》作为史学之首,历来是无人否认的。扬雄以"品藻"概括《左传》,谓《左传》"君子曰"论其善否,皆得其当。范宁《穀梁传序》称"左氏艳而富,其失也巫"。② 富艳,指文辞之美;巫,指《左传》中有鬼神、预言之事,不符合儒家"子不语怪力乱神"和史书信实的原则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虽然《征圣》篇引述《左传》,但主要是借用孔子论言辞,即"验征乎圣人",《宗经》篇提到五经并不包括《左传》。《史传》

收稿日期:2023-06-12
作者简介:周兴陆,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。
基金项目: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"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范式重构"(20&ZD282)成果。

① 参傅刚:《论〈左传〉的性质》,《北京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23 年第 2 期,第 51—63 页。

② 范宁:《春秋穀梁传序》,阮元校刻:《十三经注疏》,北京:中华书局 1996 年版,第 2361 页。

篇称“丘明同时,实得微言”,创为传体,“转受经旨,以授于后,实圣文之羽翮,记籍之冠冕也”①,从史书撰写的角度给予称赞,是史学兼文章学的立场。《公羊》《穀梁》是单纯地解经之作,《左传》传经而多叙史,唐代刘知幾从史学家立场高度推崇《左传》,《史通 · 鉴识》曰:“观左氏之书,为传之最。”②他批评儒者折抑《左传》而盛推《公羊》《穀梁》二传,其《史通》专设《申左》篇,并称赞说:“言传者固当以左氏为首。……盖左氏之义有三长,而二传之义有五短。”③唐代古文家韩愈、柳宗元等无不向《左传》学习文法,但韩愈《进学解》对比经传说:“《春秋》谨严,《左氏》浮夸。”柳宗元《非国语》也从纪实的角度批评左氏之陋。这类批评还是本于范宁“其失也巫”的判断。宋代以降,一般认为《左传》是史学,叙事详而义理不足;《公》《穀》是经学,发明义理而记事多误,如朱熹说:“以三传言之,《左氏》是史学,《公》《穀》是经学。史学者记得事却详,于道理上便差;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,然记事多误。”④这种看法颇有代表性,影响后人从史学乃至文章学角度品评和阐释《左传》。宋代吕祖谦《东莱博议》《左氏传说》从史学论《左传》而兼及义理,其中涉及叙事文法,如比较论事之体与叙事之体的不同,又评析郑庄公所言“彼曲我直”之言说:“此左氏铺叙好处,以十分笔力写十分人情。”正体现了吕祖谦批《古文关键》所谓“为文之妙在叙事状情”的观点⑤。因为唐宋古文运动主要成员学习先秦两汉文取得巨大成就,宋人已较为注重从文章学角度品评《左传》,如吕本中说:“文章不分明指切,而从容委曲,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,惟《左传》为然”;“左氏之文,语有尽而意无穷,如‘献子辞梗阳人’一段,所谓一唱三叹有遗音者也。如此等处,皆是学文养气之本,不可不深思也。”⑥但是自《文选》不录经、子、史以来,各种文章选本如《古文真宝》《古文关键》《文章轨范》等均不选《左传》;南宋楼昉《崇古文诀》也不选《左传》,而从《战国策》选入乐毅《答燕惠王书》作为先秦文的首篇。明初的《古文精粹》选文也以《报燕惠王书》居首。他们之所以不选《左传》,盖出于尊经。一直到清代,方苞编《古文约选》认为《左传》《史记》等成书具有首尾,不可以分剟;姚鼐《古文辞类纂》不录经子史传,《左传》也未入选。在中国古代的学术系统中,经书居四部之首,集则为四部之末。如果尊《左传》为经传,便不能把它降格编入文集。

二、古文选本中的《左传》

南宋末年大儒真德秀《文章正宗》开创了《左传》进入文章选本的先河。《文章正宗》把文章分为辞命、议论、叙事、诗赋四类,前三类都选入《左传》片段。其中辞命类入选《左传》39 篇,议论类入选 66 篇,叙事类入选 21 篇。真德秀有浓厚的理学思想,他编此书以“明义理, 切世用”为宗旨,如辞命类把“周天子告谕诸侯之辞”与“春秋列国往来应对之辞”分开,在《敬王告晋请成周》后批曰:“周之望于晋者切矣,而范鞅乃曰:‘虽有后事,晋勿与知。’岂诚于图王室者哉? 此伯业之所以衰也。”⑦联系真德秀编选此书的南宋绍定五年(1232)宰相史弥远专权的政局,这则评语是有现实所指的。真德秀为《左传》每篇设置题目,对一些文字略作删节,如僖公二十六年《鲁展喜犒齐师》“齐孝公伐我北鄙”下删去枝蔓的“卫人伐齐,洮之盟故也”,是语篇意义上的剪裁。把《左传》当古文篇章读,这对后人产生很大的影响。

高塘《左传钞自序》说:“自宋西山真氏《文章正宗》截录《左传》,分为叙事、议论、词命三体,嗣是讲

---

① 王利器:《文心雕龙校证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,第 106 页。
② 刘知幾著,浦起龙撰:《史通通释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,第 190 页。
③ 刘知幾著,浦起龙撰:《史通通释》,第 388、390 页。
④ 黎靖德编:《朱子语类》,北京:中华书局 1986 年版,第 2152 页。
⑤ 吕祖谦:《古文关键论 · 论作文法》卷上,明嘉靖十一年(1532)刻本,页 7a。
⑥ 张镃《仕学规范》引,王水照:《历代文话》第 1 册,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,第 324 页。
⑦ 真德秀:《文章正宗》卷一,元至正元年(1341)刻本,页 6b。

古文者无不取之以贯集首。”①在《文章正宗》的影响下,明清以降的一些古文选本把《左传》视为文章之祖,加以节选,从文章学角度给予品评阐释。明初复兴理学,《文章正宗》得到朝廷重视,朱元璋曾“颁示博士弟子,著在令甲”②。《文章正宗》选《左传》这一特点也为当时的古文选本所效法,如明洪武三十一年(1398)皇室朱㭎的宾客编纂一部《文章类选》,按体编排,卷十二“论类”选 20 篇,其中 17 篇来自《左传》,均同于《文章正宗》“议论”类;卷二十“论谏类”选 18 篇,其中 8 篇来自《左传》,均同于《文章正宗》“辞命类”;卷三十五“序事类”从《左传》选入《左氏叙隐桓嫡庶本末》《叙郑庄公叔段本末》,均同于《文章正宗》“叙事类”,可见其受《文章正宗》之直接影响。数十年后,吴讷编《文章辨体》谕告、论、书、箴等文体下录有《左传》篇章。此后,如赵耀编选《古文隽》、徐宗夔编选《古今旷世文渊评林》、葛鼒评选《古文正集》、钟惺选辑《古文备体奇钞》、林云铭评注《古文析义》、金圣叹《天下才子必读书》、徐乾学《古文渊鉴》、王相选注《奎壁斋选订详注古文初集》、殷承爵选定《古文英华》、徐陈发评选《读书堂精选古文晨书》、浦起龙论次《古文眉诠》、唐德宜编《古文翼》、吴乘権等辑《古文观止》、王寿康辑《古文资镜》等古文选本都选入《左传》,《左传》已成为“古文”的典范。

古文选本对《左传》的品评,或着力于文章,或侧重于义理,多能二者兼顾。着力于文章者,如金圣叹《唱经堂左传释》和《天下才子必读书》,他批《宫之奇谏假道》曰:“事险便作险语。看其段段俱是峭笔健笔,更不下一宽句宽字。古人文,必照事用笔,每每如此。”③金氏多从叙事、文势、笔法等角度品评。侧重于义理的,如清人王寿康《古文资镜》,重在遴选有裨于伦常日用之作和农桑、役赋、货殖、学术之文,其中选了《子产劝范宣子轻币》《晏子论和与同异》《子产论政宽猛》,都是有关政事的,他批《晏子论和与同异》曰:“专一之弊,大之在朝廷之设施,微之在声音之感召,约之在人伦日用性情心术之间,皆当济其不及,以抑其过,始足召和泯害焉。和之未可伪托也如是。”④另外两则批语也是就政治立论。值得注意的是,徐乾学深受《文章正宗》影响而编选的《古文渊鉴》大量选录《左传》篇章,页眉的康熙帝御批除了就义理和史事发论外,也有从文章学着眼的,如批隐公六年《郑伯侵陈》曰:“一篇之中论断多于序事,是史家又一格,欧阳五代诸传每得此法。”批僖公五年《宫之奇谏假道》曰:“前段文势紧峭,后段藻色纷披。”⑤稍后的蒙学读物《古文观止》选《左传》文 34 篇,批语也兼顾义理与文章两方面,如批桓公六年《季梁谏追楚师》曰:“起手将忠民、信神并提,转到民为神主,先民后神,乃千古不易之论。篇中偏从致力于神处看出成民作用来,故足以破随侯之惑,而起其惧心。至其行文,如流云织锦,天花乱坠,令人应接不暇。”⑥现代的国文、古文选本解说《左传》时一般多能兼顾义理与文章,认识到它的两方面价值。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,所持的义理观念既有一脉相承之处,也有较大的不同;对文章的理解也有所不同。

三、明清时期文章学视野下的《左传》

除了古文选本外,明清时期陆续出现了一批《左传》选本和评点本,一些论者秉承前人对《左传》解经的批评,不再把《左传》视为对《春秋》的解说,而视之为文章鼻祖,从文章学角度予以阐释和品评。晚明郝敬就曾非难《左传》,但又作《左氏新语》论其文章,题词说:“非《左》之说经耳,而不能不新《左》之为文也。《左》之为文,堂堂不足,而鼎鼎有馀。……叙事纡曲旁引,妆缀细琐而时或散漫不收,修饰边幅而踽蹐伤气,牵帅附会而浮夸少理。无长风扶摇万里之势,有翩翩游冶、顾影自怜之情。故人喜之,修

① 高塘:《高梅亭读书丛钞·左传钞》,乾隆五十四年(1789)刻本,卷首。
② 金学曾:《文章正宗选钞·序》,明刻本,卷首。
③ 陆林辑校整理:《金圣叹全集》伍,南京:凤凰出版社 2016 年版,第 88 页。
④ 王寿康:《古文资镜》,清咸丰五年(1855)刻本,不分卷,页 2b。
⑤ 徐乾学:《古文渊鉴》卷一,清康熙二十四年(1685)刻本,页 5a、16a。
⑥ 吴乘権等:《古文观止》卷一,清光绪二十八年(1902)刻本,页 11a。

辞采者採华焉。”①意即《左传》说经虽不足,为文而有余。康熙年间朱轼为冯李骅《左绣》作序说:

左氏,文章也,非经传也。文则论其文,传则绎其义,不易之规也。昌黎韩氏曰:“《春秋》谨严,《左氏》浮夸。”诚哉斯言乎!《春秋》主常而《左氏》好怪,《春秋》崇德而《左氏》尚力,《春秋》明治而《左氏》喜乱,《春秋》言人而《左氏》称神,举圣人之所必不语者而津津道之,有馀甘焉。然则《春秋》之旨,其与几何矣? 近《庄》《列》诡谲之风,启战国纵横之习,大率定、哀以后有绝世雄才,不逞所志,借题抒写,以发其轮囷离奇之概云耳。故曰:文章也,非经传也。②

虽然历代论者对《左传》多有批评,但如此径直地说《左传》非经传而只算文章,还是大胆新奇之论。对《左传》性质的这种新认识,促使研究的转型。过去研究《左传》出于尊经的心理,侧重于义理史事,即经传关系的勾稽。但从明清以来,出现了从文章学角度品评《左传》的新趋势。冯李骅就认为“《左传》但当论文,不当论事”,他的《左绣》是“专论文法”的③。王系《左传说自序》也认为:“左氏之文,实为千古史家之祖。……惟其文词,名公巨卿所不欲自渎以渎古人者,是则小子之职,亦区区之心所不能自已者也。”④因为过去人们较少解说《左传》文词,他就专门在这方面用心力。

《左传》研究从经学向文章学的转变,不是否定其价值,而是适应当时新的文化需求。在明清科举制度的环境中,《左传》被挟为兔园册。朱轼说:“自有明以来四百年,以《四子书》取士,孔孟同时事实莫详此书,是昔为《春秋》一经之传者,今且为《语》《孟》四书之传也。援引驱策,几不可斯须置,而谓是能已乎?”⑤章学诚《论课蒙学文法》也曾说:“《四书》文字必读《春秋左传》,为其知孔子之时事,而后可以得其所言之依据也。”⑥八股文考《四书》,《四书》所涉及的历史事实以《左传》为详。若要读懂读通《四书》,不能不读《左传》。晚明人早已认识到《左传》对于八股文写作的意义。吴默《左传芳润自序》说:“夫自古纪传文章有裨举子业者,无轶于《左》《国》《史》《汉》矣。故我国家迩来厘正文体,力挽士趋,其功令凛凛,唯禁用佛书、语录不经字面。若《左》《国》,若《史》《汉》,雅尊之为修辞指南云。”⑦明代后期出现众多《左传》评选本,就是因为其中蕴含着“举业家全副要诀”⑧。孙鑛《与吕甥孙天成书》说:

时艺自是切务。今留心于此,亦得矫偏之意。若构句多庸,则又须以古书济之。《左传》《国策》《庄子》《史记》,若取所喜者,日置案头吟绎,每下句必须合于此四籍之轨,以此与时体相参,用左、马之辞,发程朱之意,岂不度越时流哉!⑨

孙鑛批评外孙吕天成的文章闳畅有余,然未切实,不甚工炼,“若以《左传》济之,亦正是对症药也”。⑩所谓“用左、马之辞,发程朱之意”即明清时期以古文为时文的八股文写作路径。清人称赞方苞八股文:“探孔、孟、程、朱之心,撷左、马、韩、欧之韵。”⑪这是时文正途。在八股文视野中,《左传》文章具有新的特征。此前如宋元人往往称赞《左传》文笔简洁,繁简适中。明清人以八股文眼光看《左传》,关注的是奇偶整散、过渡连接之妙。如冯李骅好以整齐论古文,其《读左卮言》说:“古文今文,体裁各别。自来皆

---

① 李卫军编著:《左传集评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,第 48 页。

② 冯李骅、陆浩辑:《左绣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第 141 册,第 132 页。

③ 冯李骅、陆浩辑:《左绣·刻左例言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第 141 册,第 137 页。

④ 李卫军编著:《左传集评》,第 80 页。

⑤ 冯李骅、陆浩辑:《左绣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第 141 册,第 133 页。

⑥ 仓修良: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杭州: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,第 416 页。

⑦ 李卫军编著:《左传集评》,第 46 页。

⑧ 周宗建:《张鼒〈古文正宗〉序》,李卫军编著:《左传集评》,第 43 页。

⑨ 孙鑛:《居业次编》卷三,明万历四十年(1612)刻本,页 72a。

⑩ 孙鑛:《与吕甥孙天成书》,《居业次编》卷三,页 69a。

⑪ 苏惇元:《方望溪先生年谱》,汪长林主编:《皖江历史文化研究年刊》,合肥: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,第 80 页。

以参差论古文,固已。然乾奇坤偶,其不齐处正是相对处。愚观左氏,片段无论,本当属对者,必两两对写;即极参差中,未尝不暗暗相准而立、相偶而行,散中有整,在作者尤精致独绝。盖参差者其迹,整齐者其神,读者慎毋以乱头粗服为古人也。”①桓公二年《臧哀伯谏纳郜鼎》是一篇著名的议论文字,《文章正宗》里真德秀批曰:“臧哀伯之言,始若平缓,至‘灭德立违’以后,乃始句句激切。论事体当如是。”②这是就文章的语气文势立论。冯李骅则批曰:“文用直起法,通篇前整后散,前伏后应,有提有束,有铺排有翻跌,直作制义金针。”“‘昭德’‘塞违’并提,下分两截。‘犹惧或失之’至‘不敢易纪律’重发‘昭德’,‘今灭德立违’至‘其若之何’重发‘塞违’。而‘昭德’则在宾位中写出,‘塞违’则在主位中写出。上反下正,词虽分承,而意实侧递,极整极变之文。”③所谓并提、分承、宾主等正是八股文写作常用的技法④。其实这些评论所言并非就是《左传》文字本身的特点,更非《左传》作者刻意的笔法,而是明清评论者以八股文法论《左传》的视界融合。当然这样的解读对于士子借鉴《左传》文法以作文,又是不无帮助的。

《左传》有一些琐屑的细节描写和设想代言之辞,委婉曲折,近乎小说。明代古文家在效法《左传》时,也受其纤巧委曲文字的影响,较早显示出这一特征的是汪道昆。汪道昆曾用神品、妙品、能品等批评《左传》的字句章法,穆文熙《左传钞评》多有采录。汪氏文章也受到《左传》的影响,如其《赠恭人亡妻吴氏墓志铭》叙写人物对话,在碑铭体中颇为少见。余寅致信孙鑛说:“若汪从《檀弓》《考工记》间或《左传》来,然好用纤巧,不洪廓,则遂成汪之格调。”⑤晚明清初古文创作中笔墨纤细的现象有增无减,乃至被概括为“以小说为古文”,如侯方域《马伶传》、王定猷《汤琵琶传》等,叙事笔墨细腻,写人神采飞动,引起文坛的争议,彭士望《与魏冰叔书》就批评说:“即文字写生处,亦须出之正大自然,最忌纤佻,甚或诡诬,流为稗官谐史。”⑥纤佻诡诬,《左传》便有之。

康雍时期,方苞批评吴越间遗老尤放恣,其矛头之一就是针对以小说为古文的现象。他提倡“义法”,即言有物、言有序,“义以为经,而法纬之,然后为成体之文”⑦。方苞认为:“序事之文,义法备于《左》《史》。”⑧他给弟子讲授《左传》的战争叙事,从主意贯穿,前后枢纽、精神脉络等方面给予细致剖析,被整理为《左传义法》一书传世。《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》曰:“记事之文,惟《左传》《史记》各有义法。一篇之中,脉相灌输,而不可增损。然其前后相应,或隐或显,或偏或全,变化随宜,不主一道。”⑨这可以理解为“法”。文法最终是为表现义理服务的,应有大义贯穿通篇,避免散漫无检局。他说:“《左传》僖、文以前,义法谨严,辞亦简炼。宣、成以后,义法之精深如前,而辞或澶漫矣。故于篇中可薙芟者,勾画以示其略。”⑩方苞关注的是《左传》叙事谨严的义法,对于其中梦占、灾祥、变异之类纤佻诡诬之事完全忽略不提,显然具有纠正当时“以小说为古文”的用意。

---

① 冯李骅、陆浩辑:《左绣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第 141 册,第 139 页。

② 真德秀:《文章正宗》卷四,元至正元年(1341)刻本,页 23a。

③ 冯李骅、陆浩辑:《左绣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第 141 册,第 169 页。

④ 按,李卫军《浅谈〈左绣〉对〈左传〉文法的揭示》(《中文自学指导》2007 年第 3 期)、庄丹《八股文与〈左绣〉评点述论》(《成都理工大学学报》2016 年第 6 期)对此有研究。

⑤ 孙鑛:《居业次编》附卷三,明万历四十年(1612)刻本,页 28a。

⑥ 彭士望:《耻躬堂文钞》,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第 52 册影印清刻本,页 34。

⑦ 方苞:《又书货殖传后》,刘季高校点:《方苞集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,第 58 页。

⑧ 方苞:《古文约选序例》,刘季高校点:《方苞集》,第 615 页。

⑨ 刘季高校点:《方苞集》,第 64 页。

⑩ 王兆符、程崟编:《左传义法举要》,清光绪十九年(1893)刻本,不分卷,页 36b。

四、《左传》评论的小说化

其实,明清时期已经有人抛开虚实之辩而从文学趣味的角度称赞《左传》的虚拟幻设和怪诞叙事了。如哀公十七年,卫侯梦中见浑良夫为厉而噪,就颇为怪诞,被明人梅鼎祚编入小说集《才鬼记》,四库馆臣对此很不以为然,说:“如《左传》所载浑良夫梦噪之词,偶成韵语,目以‘才鬼’,似乎未然。”①纪昀《阅微草堂笔记》重视见闻事实,但也不得不面对“钼麑槐下之词、浑良夫梦中之噪,谁闻之欤?”②的反诘,即《左传》作为“著书者之笔”也存在“才子之笔”的随意妆点、幻设虚拟。稍后的冯镇峦则明确地提出“千古文字之妙,无过《左传》,最喜叙怪异事,予尝以之作小说看”。③ 把《左传》“作小说看”,就像梅鼎祚把《左传》故事编入小说集一样,真是石破天惊之论。

方苞对《左传》之诬诡避而不谈,但当时不少人却欣赏《左传》之怪诞奇幻。如成公十年“晋景公之死”,连续叙写晋侯梦大厉、梦疾为二竖子,如厕而卒,与小臣梦负公登天相应,颇为诬诡荒诞。王源、冯李骅赞赏这则故事有奇幻之趣,王系还论及该梦幻之笔对后世有影响④。至民国初年,林纾直接说:“通篇全说梦话,《南史》《北史》中往往袭之,故朱子斥为小说家言。而不斥左氏为小说者,由其用笔简古也。”⑤林纾一身兼具小说家与古文家的双重本领,于 1913 年、1921 年先后撰《左孟庄骚精华录》《左传撷华》,多次将《左传》与小说相比较。成公十一年《声伯之母》文字简短,但故事头绪复杂,逐层曲折,林纾批曰:“论头绪未有更复杂于此者,论事体未有更猥琐于此者,论情理未有更妄谬于此者。一支支节节叙之,便近小说。所以不同小说者,文简而语重也。”⑥在他看来,《左传》情节曲折,头绪复杂,近乎小说;但文字简洁,叙事庄重,没有细腻琐屑的情景描写,所以还不同于后世的小说。

上引纪昀所谓“钼麑槐下之词”,是一则有名的故事。宣公二年,晋灵公不君,赵盾骤谏,晋灵公派钼麑去行刺。钼麑看到赵盾起早盛服将朝坐而假寐,感叹一番后触槐而死。那么钼麑临死前的感叹谁能听到呢? 清人李元度《钼麑论》力辩其不合理,实无其事。林纾却真的把“钼麑槐下之词”当小说看。他批道:

> 麑似秀州刺客,提弥明似樊哙,灵辄似食马之野人。状其勇概,此都易写。难在写钼麑之来,不见宣子,与秀州刺客略异;又不杀人,又非为宣子所杀,作何收束? 左氏无可如何,忽为钼麑之言,叹息宣子之忠,自明不忍,遂死于槐树之下。初未计此二语是谁闻之? 宣子假寐,必不之闻。果为舍人所闻,则钼麑之臂,久已反剪,何由有闲暇工夫说话,且从容以首触槐而死? 文字中诸如此类甚众,柳下惠之坐怀不乱,此语又对谁言? 言出自己,则一钱不值。言出诸女,则万无其事。他如黄仲则之《焦节妇吟》,如“汝近前来妾不惧”云云,时夜静人眠,节妇见鬼,与鬼作语,且见骷髅,且见血衣,是谁在旁作证? 然诗情悲恻,人人传诵,固未察其无是理也。想钼麑之来,怀中必带匕首,触槐之事,确也。因匕首而知其为刺客,因触槐而知其为不忍,故随笔妆点出数句慷慨之言,令读者不觉耳。⑦

林纾把钼麑与小说人物秀州刺客相比,肯定《左传》存在“随笔妆点”的虚构。“随笔妆点”正是“才子之笔”,林纾认为《左传》叙事,驰骋才子笔墨,由怀中匕首和触槐而死的结局逆推那些无人旁观的情节,随

① 永瑢等撰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北京:中华书局 1965 年版,第 1231 页。

② 纪昀:《阅微草堂笔记》,长沙:岳麓书社 1993 年版,第 276 页。

③ 冯镇峦:《读聊斋杂说》,张友鹤辑校:《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,第 9 页。

④ 王源:“晋侯以梦得疾,疾而死,因序其一梦再梦,奇矣;衬以巫医,又奇;拖序小臣,亦以梦死,更奇。窅冥荒诞,阴风飒起,读者毛发俱竖。”冯李骅:“左氏好奇,因梦奇,遂以梦成章。然剪辑贯穿,段段有法。……事幻而文更奇。……传虚幻事,亦煞有针线。”王系:“此篇三梦,皆理之所必无,事之所或有者也。义虽无所系,而发皇绣虎雕龙之笔,拓开炙輠谈天之胆,沾溉后生,岂浅鲜哉?”李卫军编著:《左传集评》,第 978、979 页。

⑤ 林纾:《左传撷华》卷上,上海:商务印书馆 1921 年版,第 45 页。

⑥ 林纾:《左传撷华》卷上,第 49 页。

⑦ 林纾:《左传撷华》卷上,第 31、32 页。

意装点出数句慷慨之言。

林纾似乎格外欣赏《左传》的奇幻故事,其《左传撷华》还选了宣公三年的《郑穆公刈兰》。郑穆公以梦兰生,以刈兰卒,故事奇丽。明清之际的韩范批曰:“委曲细碎中多芳逸,此唐人小说之祖。”①已经把它与小说联系起来。林纾批曰:

> 此文虽属编年之中,实则别成为郑穆公一小传。梦兰者,幻想所结成也;刈兰者,疾革时即不刈兰而亦死,刈之自以为应谶耳。全属子虚之事,而左氏竟拾取作文之起结,似乎有首有尾,有叫有应,乃不知为左氏弄神通之笔阵。……左氏以为就事叙事,过于简略无味,却把燕姞梦兰一事作提,复以郑穆刈兰一事作结。中间点染出梦兰、御兰、征兰、名兰、刈兰无数“兰”字,使人目迷五色。似此篇为纪梦之文,学之稍事渲染,便成小说。《南》《北史》于此类笔墨极夥,皆为左氏所欺,故趋入琐碎一路。②

郑穆公之生死,与兰花并无关联,但《左传》却写得首尾一贯,前呼后应,彰显出狡狯至极的文心。林纾欣赏这种叙事的奇思妙想,不再批评其荒诞诬妄。

《左传》描画一些人物,神采飞动。但过去一般论者关注的重心在古文叙事,很少注重其中的人物描写。从明清人的评点中可零星地发现一些人物形象批评的文字,如张鼐眉批宣公二年《赵盾弑灵公》曰:“钼麑以刺客而死忠信,(提)弥明以仆夫而死主人,一时豪气,可想可慕。”③这是近乎小说评点的口气,点出人物的性格神态。冯李骅《左绣·读左卮言》中陆麟书识语曰:“《左传》大抵前半出色写一管仲,后半出色写一子产,中间出色写晋文公、悼公、秦穆、楚庄数人而已。读其文,连性情、心术、声音、笑貌,千载如生,技乃至此!”④这应是受金圣叹批点《水浒传》《西厢记》的启发,注意到《左传》写人物之出色。

林纾的品评眼光超越了传统的辞章家,既关注《左传》叙事之主客、整散、偶对、轻重、呼应等笔法,也注意到《左传》对人物性格特征的刻画,如评僖公三十三年《原轸败秦师于殽》:“此篇仍是活画老谋壮事之蹇叔,不是写秦晋之胜负也。”⑤评成公二年《申公巫臣取夏姬》:“千古妇人之奇淫者,至夏姬而极;千古男子之好色,乃不惜家族,而取半老之荡妇,至申公巫臣而极。此种事迹,非得左氏以传之,鲜有不坠入稗官恶道者。……文字之妙,叙淫而能肃,化俗而为雅,亦千古一人而已。”⑥评襄公三年《魏绛戮扬干之仆》:“此文写出羊舌赤一道眼光,魏绛一种词锋,悼公一股英气,真如生龙活虎,不可方物。”⑦这些品评都关注《左传》对人物性格和品质的描写。特别是品评哀公十四年《齐陈逆之乱》:

> 凡作文字,犹相体而裁衣,欲状何人,即当肖其人之口吻。……叙事之有层次,虽琐必备,此易知也。然诸御鞅之明、公孙之直、陈豹之狡、陈逆之横、东郭贾之正,一一匪不曲肖。……大陆子方从容数语,不偏不倚,悠然而逝,和平中却带伉爽,千载下犹见其不从逆之节概。左氏每叙一人,必宛肖此一人之口吻,能深心体会,自能悟出其妙。⑧

这俨然就是一段小说评点文字,着墨重心全在人物性格的品评上,在此前的《左传》评论史上是少见的。这可以看作是小说翻译和创作带给林纾新的理论眼光。在林纾看来,《左传》叙事与小说叙事有一致的地方,所不同之处在《左传》文笔简洁雅致,小说文字繁琐俗艳。林纾批昭公三年《齐使晏婴请继室于

---

① 李卫军编著:《左传集评》,第 791 页。
② 林纾:《左传撷华》卷上,第 34 页。
③ 张鼐:《左传文苑》卷三,明刻本,页 21b。
④ 冯李骅、陆浩辑:《左绣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第 141 册,第 142 页。
⑤ 林纾:《左传撷华》卷上,第 23 页。
⑥ 林纾:《左传撷华》卷上,第 42、43 页。
⑦ 林纾:《左传撷华》卷下,第 2 页。
⑧ 林纾:《左传撷华》卷下,第 56 页。

晋》就直接把《左传》叙事与外国小说作比较:

> 仆译外国文字,成书百三十三种,审其文法,往往于一事之下,带叙后来终局,或补叙前文遗漏,行所无事,带叙处无臃肿之病,补叙处无牵强之迹。窃谓吾国文章但间有之,如《通鉴》中,叙事后补出本人族氏世阀,往往近强。独此篇叙晏婴谏君易宅事,于本文毫不相涉,及到篇末,忽然补出景公从谏,及晏子反宅,丝毫不见牵强者,何也?以与叔向谈心时,无端插入“屦贱踊贵”一语。屦贱踊贵,是晏子设言告公者,插入论事中,不明不白,此后文所必须诠释者也。若待诠释,不免费词,故篇末用“初”字起,叙晏子谏公,即用为屦贱踊贵之补义。一起手即栽入更宅一节,由更宅带出近市,由近市带出屦踊之贵贱,从容闲暇,一丝不曾着力。盖请婚必有反命之时,反命而故宅已更,再写晏子辞宅许多好处,自非画蛇添足矣。平日论文,好言埋伏叫应之法,但读此篇埋伏之不觉,叫应之自然,令人增出无数法门。①

林纾在这里借具体篇章的分析,揭示出《左传》和外国小说中普遍使用的带叙补叙、埋伏叫应等叙事方法。他非常注重揭示《左传》的叙事特征,而巧妙叙事又是为写人服务的。如林纾评昭公四年《穆子去叔孙氏》曰:“非左氏叙事之妙,竖牛之奸黠、叔孙之昏悖,皆不能栩栩活于纸上。”②可见林纾已经摆脱了经史视角而从文章和小说的角度品评《左传》了,虽然他主要还是从文章叙事角度看《左传》,并没有直接把《左传》当小说看,但是明清以来小说和小说理论的发展,特别是他翻译外国小说获得的经验和认知,促使他更加关注《左传》的人物描写、叙事技巧、奇幻色彩,对《左传》有了新的认识,为《左传》评论史增加了新的内容。

五、现代“文学”视野下的《左传》

《左传》影响了后代的小说,后代小说学的发展又反过来促使人们以小说眼光认识《左传》。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,《左传》经学的地位再次被动摇了,人们一般从历史与古文甚至小说的角度认识、评论《左传》。如梁启超《要籍解题及其读法·左传读法》说:“《左传》文章优美,其记事文,对于极复杂之事项,如五大战役等,提挈得严谨而分明,情节叙述得极委曲而简洁,可谓技术之能事。其记言文,渊懿美茂,而生动勃勃,后此殆未有其比。又其文虽时代甚古,然无佶屈聱牙之病,颇易诵习。”③这是从文章美的角度评论《左传》。但是,也存在矛盾的现象:一方面有的文学史著作肯定《左传》的文学价值,如杨荫深《先秦文学大纲》说:“与其说它是经籍,不如说它是史书;与其说它是史书,不如说它是小说。这种的论断,的确是很对;尤其是后者说它是小说,更有见地。……《左传》不但是一部史书,也是一部纯粹的文学书了。”④另一方面,许多《中国文学史》编写者受纯文学观念的制约,对先秦文学只谈神话、《诗经》《楚辞》,把《左传》《国语》等排斥在外。

新中国成立后的《中国文学史》编写,没有放弃纯文学观念,但把先秦经子史纳入视野,《左传》自然在论述的范围。如游国恩等主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说,《左传》虽是历史著作,从文学角度看,是有显著的特点的:第一是叙事富于故事性、戏剧性,有紧张动人的情节。第二是善于写战事,特别是几次大规模的战事写得最出色。第三是行人辞令之美。⑤ 该书把《左传》定位为历史散文,为学界所普遍接受。袁行霈主编《中国文学史》认为:“《左传》确为先秦散文‘叙事之最’,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。《左传》叙事,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。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,还常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。《左传》是一部历史著作,但作者有时就像一个故事讲述者,把事件叙述得颇具戏剧性。《左

① 林纾:《左传撷华》卷下,第 28、29 页。
② 林纾:《左传撷华》卷下,第 31 页。
③ 梁启超:《饮冰室合集·专集》第 4 册,北京:中华书局 1989 年版,第 52 页。
④ 杨荫深编:《先秦文学大纲》,上海:华通书局 1933 年版,第 132、133 页。
⑤ 游国恩等主编:《中国文学史》第 1 册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版,第 51—53 页。

传》中描写了各种人物,但既不像纪传体历史著作在一个专章中叙述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,也没有像后世小说那样塑造人物形象。由于它是编年史,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件发生的各个年代,很少对某一人物集中描写,只有把同一人物在不同年代的事迹联系起来,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。《左传》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,其中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,有些描写还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,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变化。《左传》叙事中人物的行动、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,而绝少对人物进行外貌、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。通过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,人物性格得以展现,形象得以完成。《左传》的记言文字,简洁精炼,委曲达意,婉而有致,栩栩如生。叙述语言简炼含蓄,词约义丰。"①不仅详细阐述《左传》记事和记言的特点,还与史传、小说相比较,揭示《左传》描写人物的特点,这是秉承和吸收了林纾《左传撷华》以来重视分析《左传》写人艺术的成果。

但古文叙事与小说叙事是不同的。现代各类《中国文学史》对《左传》叙事特征的分析,如故事性、戏剧性紧张动人的情节等,主要是小说叙事的特征,而不是古文叙事的特征。钱锺书称《左传》的记言"于文学中策勋树绩",是后世小说对话的"椎轮草创"②。这也是着眼于小说叙事而非古文叙事。袁行霈《中国文学史》论及《左传》叙事运用倒叙、预叙、插叙、补叙等手法,这正如上引林纾《齐使晏婴请继室于晋》所言那样,是古文与小说相一致的叙事特征。至于古人津津乐道的断续、离合、虚实、宾主、奇正、杂整、错综之类古文之法,各种文学史是不大关注的。《左传》是否为解经之作,更不是关注的重点。这正反映了古今文学观念的变化使人们关注《左传》的视角从经史位移至古文,再从古文移动到了以小说为中心的文学。单独从以小说为中心的纯文学视角认识《左传》,难免发生重心的偏离。基于大文学观念来看,《左传》既是文章之祖,又是古文的典范,它对今人的文章写作应该还是有启示意义的,值得挖掘。这既是明清《左传》学的传统,也应该是未来努力的一个方向。

From Confucian Classics and History to Essays and Novels: The Evolution of the Ideas on the Study of *Zuozhuan*

Zhou Xinglu

(*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*, *Peking University*, *Beijing* 100871, *China*)

Abstract: The position of *Zuozhuan* (《左传》) in the system of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classics has constantly been challenged. Since the Song Dynasty, *Zuozhuan* has been regarded as a collection of essays. Various anthologies of selected ancient essays and various selected and commentary works on *Zuozhuan*, elaborated *Zuozhuan*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ncient essays and eight-part essays focusing on the analysis of its essays and the discussion of their arguments. *Zuozhuan* was even commen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novel. With its narratives of fantasies and illusions being affirmed, and its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being revealed, it was incorporated in the system of literature and given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.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change of the ideas on literature fro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, has promoted the ideas on the study of *Zuozhuan* to shift from Confucian classics and history to ancient essays and then to literature. Based on the idea of literature in a broader sense, the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of *Zuozhuan* for today´s essay writing is to be further explored.

Key words: *Zuozhuan* (《左传》); Confucian classics and history; essay; novel

(责任编辑　郑　园)

---

① 袁行霈主编:《中国文学史》第 1 卷,北京: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,第 99—109 页。

② 钱锺书:《管锥编》,北京:中华书局 1986 年版,第 166 页。